

第三部

金戈铁马

上卷

孙皓晖 / 著

孙皓晖 / 著

第三部

金戈铁马

上卷

大秦帝国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孙皓晖 / 著

第三部

金戈铁马

下卷

大秦帝国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秦帝国. 第3部, 金戈铁马/孙皓晖著. —郑州:
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80623-425-X

I. 大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: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092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	印张	33.25
邮政编码	450002	字数	824000
承印单位	安阳市印刷厂	印数	1—8000
经销单位	各地新华书店	版次	2003 年 9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	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	印次	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425-X/T·328	定价	43.00 元(上下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上卷目录

楔子 1

第一章 无妄九鼎

一 夸兵破宜阳 千夫长耕露尖角 9
 二 秦武王踉跄觉得不妙 24
 三 九鼎梦展 幽幽血光 31
 四 大雨落幽燕 47

第二章 艰危咸阳

一 珍我戈矛 与子同仇 65
 二 风雨如晦大咸阳 75
 三 飘风弗弗 迅雷无声 88
 四 扑朔迷离起雷霆 105
 五 慨其叹矣 遇人之艰难 120

第三章 东方龙蛇

一 邦有媛兮 不让须眉 142
 二 临淄舞象球 158

三	东海起大蛟	171
四	布衣柴门千里驹	182
五	两使入秦皆惶惶	194
六	几番折冲 大起战云	213

第四章 鏖兵中原

一	六十万大军压顶函谷关	233
二	左夏白起临危受命	237
三	齐王夜入军营 联军横生波澜	252
四	河外大开打 初帅刁猛狠	259
五	君臣将士咸阳宫	283
六	苍苍五大榭 师徒夜谈兵	290

第五章 冬战河内

一	流言竟成奇谋 齐国侥幸脱险	305
二	咸阳宫黄夜决策	317
三	商旅孙吴密定策	327
四	大型兵器尽现蓝田大营	337
五	冬战河内 狂飙拔城	350

第六章 滔滔江汉

一	碧水风雷云梦泽	370
二	陵世后墨再出山	377
三	南国雄杰困开起	390
四	江峡大战 水陆破楚	407
五	白起激楚烧彝陵	424

六	楚怀王第一次独断国事·····	434
七	终以身死问苍天·····	443

第七章 兴亡纵横

一	燕山气象 赫然大邦·····	453
二	乐毅算齐见分毫·····	461
三	狂狷齐王断了最后一条生路·····	471
四	乐毅临机入咸阳·····	486

第八章 幽燕雷霆

一	六百年老谱供振翼而起·····	503
二	冰天雪地的辽东军营·····	507
三	轻锐劲健的燕国新军·····	511
四	我车既次 我马既同·····	518
五	盖我六师 如雷如霆·····	529
六	军前谋国君臣心·····	541
七	酷刑万刃 瓦釜雷鸣·····	550

下卷目录

第九章 孤城血卜

- 一 古宅铁笼保全了田氏部族..... 563
- 二 尘封的兵器库隆隆打开..... 577
- 三 化齐方略掀起波澜..... 594
- 四 孤城一片有纵横..... 602
- 五 战地风雪 大将之心..... 611
- 六 兵不血刃 战在人心..... 621
- 七 齐燕皆黯淡 名将两茫茫..... 630

第十章 胡服风暴

- 一 白起方略第一次被放弃..... 642
- 二 赵奢豪言 险狭斗穴勇者胜..... 652
- 三 秦军首败 天下变色..... 664
- 四 茫茫边草 云胡不忧..... 679
- 五 林胡骑术震惊了赵雍..... 692
- 六 我衣胡服 我挽强弓..... 699

第十一章 雄杰悲歌

- 一 横扫千军如卷席…………… 721
- 二 战国之世的最后一顶王冠…………… 733
- 三 赵策探秦国 感嬴重划策…………… 739
- 四 雄心错断 跋陆危局…………… 750
- 五 一错再错 雄杰悲歌…………… 768

第十二章 士相峥嵘

- 一 秦国第一次力不从心了…………… 793
- 二 完璧归赵 布衣特使初现锋芒…………… 802
- 三 赵惠秦孟 蔺相如尽显胆识…………… 814
- 四 将相同心 大将军负荆请罪…………… 828
- 五 扑朔迷离的大秦才士…………… 838
- 六 范雎已死 张禄当生…………… 850

第十三章 远交近攻

- 一 离宫水巷深深…………… 863
- 二 咸阳冬雷起宫廷…………… 875
- 三 大谋横空出…………… 890
- 四 远交近攻展锋芒…………… 895
- 五 借得恩仇大周旋…………… 905

第十四章 对峙上党

- 一 天险上党地…………… 920

二	三晋合谋易上党·····	923
三	秦国战车隆隆启动·····	932
四	长平布防 廉颇赵括大起争端·····	939
五	相持三年 雪球越滚越大 胜负却越来越渺茫·····	948

第十五章 长平大决

一	年青的上将军豪气勃发·····	964
二	长平换将 赵军骤然沸腾起来·····	971
三	秦国朝野雷动 白起秘密入军·····	978
四	等而围之 兵法破例·····	985
五	金戈铁马 浴血搏杀·····	997
六	本城大坚壁 白起说阵法·····	1006
七	惶惶大军嗟何及·····	1014

第十六章 秦风低徊

一	长平杀降 震撼天下·····	1024
二	心不当时连铸错·····	1030
三	旷古名将成国殇·····	1036
四	君臣两茫然 秦风又低徊·····	1046

楔子

五月初，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——秦王亲率五万铁骑渡过孟津，直向洛阳逼来！

古老的王城却是一片平静，没有惊慌议论，没有奔走相告，更没有慷慨请战。国人一如既往地古老的井田中默默劳作，收割着已经熟透的稗麦棘麦，悠悠然地在收过麦子的田里翻地旷地，为秋日再种做着有条不紊的准备。王室的作坊依然丁丁当当，官市的交易依然童叟无欺，市人的脚步依然慢条斯理。甚至洛阳城头的王师老卒，也只对飞进城门的斥候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，便依然抱着锈迹斑斑的斧钺矛戈在阴凉处打盹。

在这幅亘古不变的悠悠图画中，却有一辆辎车辘辘碾过郊野向王城疾驰！

太师颜率本来正在王田督耕，一闻惊讯便立即赶了回来。他最担心的是，新近即位的少年天子能否经得住这次风浪。天子但有闪失，周室便将彻底被淹没。多少年来，洛阳王室在列国夹缝里腾挪，头上始终悬着不知多少口利剑，大国的威逼，小国的挑衅，从来都没有断过。只是借着“天子”的名义，靠着木然的忍耐，也凭着老太师与上大夫樊余小心翼翼的周旋，王室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，神奇地在鼎沸的中原悄无声息地存活了下来。可这次非同一般，这次是天下望而生畏的秦国大军杀

来,王室立时便有覆巢之危,樊余又隐居归山了,老太师如何不心急如焚?

一路在郊野疾行,颜率悲哀地闭上了眼睛,不禁便是老泪纵横。

六百多年下来,天子部族的周人已经在久远的平静中变得麻木了,变得听天由命了。他们不会像当今战国庶民那样,面对家国兴亡慷慨赴战。甚至也不会像昔年夙敌殷商部族那样,面对亡国大险,在朝歌做最后的殊死一战。文王作《易》,周公作《礼》,六百年安享天下贡赋,周人便渐渐成了温柔敦厚的王化之民,尚武奋激的性格竟是丝丝缕缕地化进了这松软肥沃的广袤平原,纵然天塌地陷,也无法使他们脚步匆匆。按说目下新天子刚刚即位,在任何一国,都正是主少国疑的动荡时期。可在洛阳则不然,不管天子换了谁,是垂垂暮年的老人,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,国人都安之若素,根本不会生疑生变,仿佛这天子压根与自己无关。国人若此,能指望他们浴血护国么?说到底,还得靠老颜率来拼力周旋。可这次老颜率实在是心中无底,甚至连自己都产生了一种大限将至的恐惧。

“轰——轰——轰——”

辎车刚刚穿过大漆斑驳的红色宫墙,便听宏大沉重的钟声轰鸣不断,宫城里到处都是急促杂沓的脚步声!老太师心中猛然一沉,脚底一踩,辎车还没有停稳,更不待驭手过来放下车机,已利落下车,踉踉跄跄向钟鼎广场奔来。及至看见那座厚重拙朴的钟亭,他却惊讶得愣住了,明明想喊一句,张开口竟是没有声音。

钟亭下,一个身披大红色绣金披风、头戴一顶精美白玉冠、长发披肩的少年,抱着粗大的木柱钟杵,正奋力向大钟猛撞!锈蚀的木屑与厚厚的灰尘激荡飘飞,钟亭弥漫出一片烟雾。少年却全然没有理会这些从未见过的脏物,只顾一下又一下地愤然猛撞,那咬牙切齿涕泪交流血脉贲张的模样,使匆匆赶来的内侍

与侍女相顾失色，没有一个敢走过去。

就在这片刻之间，钟鼎广场已经聚来了不少臣工，宫女、乐师、嫔妃们也惊惶地挤在一起，像是一团团浮动的红云。王城禁军也三三两两从阴暗幽深的宫门洞中跑出来，部伍不整地聚在四周，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随后踉跄赶来，气喘吁吁地站在禁军前列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大臣们的辇车陆续驶进广场，纷纷从车上跳下奔向钟亭。终于，颜率看见两辆华贵的青铜辇车飞进了广场，天子王畿的两个诸侯——东周公与西周公也匆匆赶来了。

仿佛没有听见杂乱的响动，也没有看见纷至沓来的人群，少年依然抱着粗大的钟杵，费力地一下一下地向大钟撞去，满脸是汗，满眼是泪，手与胳膊已被钟杵磨破刺烂，鲜血一滴一滴溅到大方砖上。

惊呆了的颜率终于清醒过来，大步冲进钟亭，老泪纵横地扯住少年衣角：“我王贵为天子，须得为天下臣民保重！”

少年一个踉跄，不由便松开钟杵，却惨淡地笑着：“天子？臣民？可，可有如此天子？如此臣民？”一声粗重的喘息之后，猛然挺身跃起，一头撞向大钟。一声清脆的金玉交击，伴着宏大的钟声响起，那顶精美绝伦的白玉冠被撞得粉碎，头上一股鲜血汨汨涌出！

老颜率没有来得及抱住少年，抱着那一领扯下的大红披风，随即又嘶声哭喊着扑上去抱住了少年：“太医——快！太医！”东周公、西周公几乎与太医同时冲到，围住少年便是一阵忙乱。大臣嫔妃老军们不知所措，一片木然呆立，无声无息地跪倒成一片。

变起仓促，老太师竟是蒙了。及至太医大汗淋漓地说了声：“上天佑护，天子无碍。”老颜率顿时瘫软在地。良久回过神来，昏迷的少年天子已经被抬走了，老太师便将东周公、西周公并几个还算管事的大臣叫到一座偏殿，商议处置这起闻所未闻的天

子自残，还得商议如何应对这灭顶之灾。

跟随天子的老内侍说，早晨起来，天子一直在钟鼎广场漫步，恰好遇到孟津斥候急报军情。老太师不在王城，天子又好奇追问，斥候便将急报交给了天子，并备细说了秦国的汹汹军势。天子一听大急，立即紧急召见东周公与西周公。君臣商讨了一个时辰后，老内侍便见天子涨红着脸出了大殿，断然下令全副仪仗出巡。老内侍好不容易聚齐了六百禁军，却见天子两手包着渗血的白布走了出来。身后四名小内侍却抬着一幅宽六尺长一丈的白布，上面是八个鲜血淋漓的大字——周室危难，国人用命！这分明是天子切断手指写下的了。老内侍大惊失色，扯着天子衣襟便哭声劝谏，要太医治伤后天子再走。少年天子勃然大怒，一脚踢翻老内侍，声嘶力竭地喝令：“走！发我国人！”

走遍了洛阳城内的国人坊区，天子慷慨激昂地喊哑了嗓子，却只有十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愿意从军赴战。天子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郊野，派出禁军与内侍在郊野井田四处奔走，宣示征发王命，可那些悠悠然的农夫们竟是没有一个人理睬。

老内侍说，他怕天子太过伤悲，便悄悄与禁军老将在一井旁恫吓一群农夫，让他们“慷慨请战”，以抚慰天子忧国之心。可那群农夫竟是轰然大笑。一个老人说：“洛阳国人都逃光了，我等留下给天子穷耕，已经是伯夷叔齐般孤忠了。要赴战，哼哼，我等今夜便到秦国去过好日子！谁却稀罕守在这里了？”吓得老内侍与禁军老将竟是连连赔罪，反复说天子本意是要国人奋起，不是强征拉丁。谁知不说犹可，一说之下，农人们竟是一片忿忿之声。一个女人尖声哭叫：“穷耕的都是隶农，不是国人！平日谁管我等死活了？要打仗了，便找我等贱民。那些王族国人都做甚去了？”

那女人的哭叫声天子也听见了。老内侍说，天子愣怔一阵，背过了身去挥了挥手。就这样，天子悻悻地回到了王城，又在钟鼎广场无休止地转悠。午后时分，老内侍便听到了方才那不寻

常的钟声。

“二位周公，天子与你等却是如何商议？”老颜率叹息了一声，已经隐隐明白了此事根源。

东周公黑着脸：“先王尸骨未寒，天子便要三周合一，修改祖制。”

西周公却是淡漠非常：“天子要三周统兵抗秦，何人却敢应承？”

颜率不禁默然了。自从周考王在洛阳王畿分封了这两个诸侯，一周变成了三周，洛阳周室便没有一日安宁。仅有的星点儿力量也被拆成了破碎的三块，你掣肘我使绊便闹得个不亦乐乎：东周欲种稻，西周不放水，西周欲通商，东周便设卡，闹哄哄一百多年，硬是成了天下笑柄。《周礼》以分封为本，诸侯一旦封定，只要朝贡如常不反天子，谁也没奈何，连天子也没有办法取缔。周显王想三周合一，没有成。周慎靓王又想三周合一，还是没有成。今日国难当头，这个少年周王又是自讨无趣。面对如此破局，他这个太师又能如何？思忖半日，颜率挥挥手正要说话，却闻门外一声长宣：“天子驾到——”

颜率与大臣们都愣住了。

少年天子竟是一身布衣，头上手上包着血迹斑斑的白布，胳膊上吊着一副夹板，乌黑的长发散乱在肩头脸庞，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，活生生一个战场伤兵。在以礼制为法度的周人眼里，这可是大大地不合礼法，有失天子威仪。一时间，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有几个老臣噙动着嘴唇便要直谏，目光闪烁中硬生生憋得满脸通红，却终究没有人开口。

“我王万寿无疆。”颜率站了起来，念诵了一句天子伤病时的颂词，竟再也没词儿了。

少年天子却谁也不看，径直走到颜率面前：“颜太师，王室土地还有几多？”

颜率立即清醒过来：“东周西周在外，洛阳王畿五十余里，分

为十乡。”

“所余民众多少?”

颜率道：“王城国人十万余，十乡隶农六万上下，共计人口不到二十万。”

“臣工吏员还留下几多?”

颜率苍老的声音中透着悲哀：“禀报我王：自先祖显王起，王室臣工吏员流失颇大，朝臣所余不足五十名，吏员所余二百余名，宫中嫔妃、内侍、宫女、官奴等应有一千余名，总计不到两千。”

少年天子竟是没有任何表情：“天子六军还有多少?”

颜率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将点头示意。老将军趋前躬身大声回答：“启奏我王：天子六军所剩六千余人，老弱病残居多，兵器甲冑年久失修……”声音便骤然小了下去。

少年天子惨淡一笑，走到王座前却依旧站着，看看殿前一片白头，不禁叹息了一声：“难为诸位今日赶来勤王。洛阳王钟，已经百余年没有响了。今日本王撞响王钟，是要告知诸位：周室天命已绝，你等好自为之，作速逃生去了。否则，秦军一到，想逃也是来不及了。本王不怨天不尤人，只怨列祖列宗没有恪尽王道，坐失大好河山……”

颜率惶急插话：“我王不可造次!”

老臣们一齐拜倒在地，一片哽咽唏嘘中竟无一人说话。

按照惯例，这便是默认了天子王命，赞同了各自逃亡。虽然老臣们都是世袭罔替的高官显爵，可在几百年的风雨冲刷中，高官显爵早已经缩水干涸得只剩下古铜色的外壳了。在洛阳王畿这种没有财货流通的封闭天地里，大臣没有封地便等于没有一切，仅靠王室的赏赐，连体面的钟鸣鼎食都难以为继，遑论富贵威权？从心底里说，洛阳王畿已经没有了使他们留恋的财富根基，其所以还留在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，全是因了那虽然已经非常淡薄但毕竟有着久远积淀的“王民”情怀。而今却是天子有

命，也实实在在面临灭顶之灾，还要死守，似乎便是不识时务了。

“我王且慢！”东周公与西周公一起离开大案，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。

少年天子冷冷一笑：“两公有话？”

东周公与西周公却是真正地着急了。整个三百多里的洛阳王畿，这两个诸侯的封地竟占了十之六七，在整个王族与贵胄大臣的式微衰落中，惟有这两诸侯富得流油，却偏偏又是对王室不拔一毛。然则，他们心里却很清楚：天子旗号一倒，连宋国这样的二流邦国占领洛阳也易如反掌，更何况七大战国？有天子旗号在，纵然洛阳王畿被灭，也能保留一片体面的封地，维持钟鸣鼎食的日子也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是春秋战国的灭国传统——对国君王族总是保留些许体面，极少赶尽杀绝。若天子与王室大臣做了鸟兽散，则无论哪国灭周，都会拿他们两个天下不齿的诸侯做替罪羊，杀无赦！惟其心中雪亮，这两个诸侯才真正地急了，甚至比天子还要着急。

“臣启我王：国难当头，当思克难之策！”东周公先慷慨激昂地甩出一句正辞，立即又急急跟上，“去国散臣，天子降于诸侯，臣以为甚是不妥。”

西周公立即附和：“社稷存亡，臣亦以为天子处置不妥。”

老颜率冷冷插了一句：“以两公之见，如何为妥也？”他要挡在前面，让天子有回旋的余地，这个少年天子不惜自残，竟硬生生逼出了这两个千夫所指的诸侯，老颜率已经大是敬佩了，如何能再让伤痛天子与他们喋喋纠缠？

东周公心知老太师主事，“嗒”地一弹玉笏：“本公出兵八千，军粮十万斛，以为洛阳城防！”

西周公立即跟上：“本公出兵六千，军粮八万斛，以为天子拱卫！”

“两公口贡多矣，如何取信国人？”老颜率罕见地刻薄了一